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八

書

上梅直講書

蘇軾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蘇軾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蘇軾

黃州上文潞公書

蘇軾

與章子厚書

蘇軾

與李方叔書

蘇軾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上梅直講書

蘇軾

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
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荅夫
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
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泊

然而笑曰曰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其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閒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旣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閒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

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蘇軾

軾得從官於西嘗以爲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悲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歛而柱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寬闊浩汙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彊可知也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爲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棄也然而不知昊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

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
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
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
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
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
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金甌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
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爲麋錢十千可辦而其實
者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
於上戶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
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爲王
民自甕盎金甌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爲民今也及
二百千則不能滿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
四百分爲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疆
惡者願入焉擿發賊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

入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也今之最
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尙可以生此軾之所爲區區議以
官權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
予民夫錢之以貫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
償之於稅繙是二萬者未得爲全失也就使爲全失二萬均多補
少要以其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
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
之所畏也軾以爲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爲千萬年之計者
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將帥之所畏況於相公才
略冠世不牽於俗人之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爲不便者十人
而九相公尙不顧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赦書使
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
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爲可或
以爲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替歲

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爲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爲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閑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卽位改元之歲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蘇軾

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爲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變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効其愚頃

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
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榷
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
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旣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
至自虜中有司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
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
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
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
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
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
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榷鹽
雖有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旣未能罷又欲使京東
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旣折矣右臂何爲獨完則以
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

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迫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期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日食無鹽者今將權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鹽也而望課之不虧疎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購資修築敖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

備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眾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持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權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

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黃州上文潞公書

蘇軾

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滕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

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弊帚復增九鼎之重

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

他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爲己見絕於聖賢不

得復爲君子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千旬

時終莫能決輒復彊顏忍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卜於左

右遽辱還荅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

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灑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

可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

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舡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

婦女悲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
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
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
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
欲寫數本留人閒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
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
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閑暇一爲讀之就使
無足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
賊爲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
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旣多亡軾
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恍然如夢
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
有益於世旣不復施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
公一讀訖卽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旣未得去去亦

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爲國自重

與章子厚書

蘇軾

春初得書尋遞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煩通姓名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闕溫秦平者皆猾賊往來沂充閒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往裴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往還配桂州牢城裴雖小人而篤於兄弟欲爲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効以刷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爲奏乞放免其弟裴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裴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裴必有以自効今已去柰何軾語裴但盡力不可以自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遠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爲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裴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

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棐言不繆軾方欲具始末
奏陳棐所以盡力者爲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是與李逢往
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
獄遂不果發今者棐又遣人至黃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訊治
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因錄其告捕始末相示原棐之意所
以致孜孜於軾者凡爲其弟以曩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也
繼復念愚夫小子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
以罪廢之故不爲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
絕人者也徐沂閒人鷙勇如棐岳類甚眾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
卽作賊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歆艷捕告之利懲創爲盜之禍庶
幾少變其俗今棐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爲
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
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棐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
但棐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効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今旣不

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己
可否在公獨願祕其事毋使軾重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
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
器械所產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千許人一呼其閒吏兵皆棄
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賴烏合之眾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
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夫數十人持劒槍刃每月兩衙於知
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
因桂棗事輒復及之秋冷伏冀爲國自重

與李方叔書

蘇軾

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荅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住勝錄
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
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
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
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

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財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愼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邱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迺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邱明爲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者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

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卽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閒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閒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